

刘心武文粹

第 8 卷

小墩子

刘心武——著



刘心武

译林出版社

小墩子

刘心武——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墩子 / 刘心武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3

(刘心武文粹)

ISBN 978-7-5447-6093-5

I. ①小… II. ①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0463 号

书 名 小墩子
作 者 刘心武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郭挚英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7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093-5
定 价 28.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刘心武文粹

刘心武



1993年在绿叶居



温榆河湾（水彩）

总序

这套 26 卷的《刘心武文粹》，是应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之邀，从我历年来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之前我虽然出版过《文集》《文存》，但这套《文粹》却并不是简单地从那两套书里截取出来的，当中收入了《文集》《文存》都来不及收入的最新作品，比如 2015 年 1 月才发表的短篇小说《土茉莉》。

《文粹》收入了我八部长篇小说中的七部。因为《飘窗》和《无尽的长廊》两部篇幅相对较短，因此合并为一卷。其中有我的“三楼系列”即《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我自己最满意的是《四牌楼》。《刘心武续〈红楼梦〉》这部特别的长篇小说，我把它放在关于《红楼梦》研究各卷的最后。我将历年来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选为四卷，再加上一卷儿童文学小说和两卷小小说，这十七卷小说展现出我“小说树”上的累累硕果。我的小说创作基本上还是写实主义的，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原来不熟悉、不知道、没见识过的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蜂拥而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引起文学创作的借鉴、变革之风，举凡荒诞、魔幻、变形、拼贴、意识流、时空交错、文本颠覆甚至文字游戏都成为一时之胜，我作为文学编辑，对种种文学实验都抱包容的态度，自己也尝试吸收一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手法，写些实验性的作品，像小长篇《无尽的长廊》，中篇《戳破》，短篇《贼》《吉日》《袜子上的鲜花》《水锚》《最后金蛇》等，就是这种情势的产物，至于意识流、时空交错等手法，也常见于我那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但总体而言，写实主义，始终还是我最钟情，写起来也最顺手的。短篇小说里，《班主任》固然敝帚自珍，自己最满意的，还是《我爱每一片绿叶》《白牙》等；中篇小说里，《如意》《立体交叉桥》《木变石戒指》《小墩子》《尘与汗》《站冰》等是比较耐读的吧。我的中篇小说里有“北海三部曲”《九龙壁》《五龙亭》《仙人承露盘》，是探索性心理的，其中《仙人承露盘》探索了女同心理；另外有“红楼三钗”系列《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短篇小说里则有“我与明星”系列《歌星和我》《画星和我》《笑星和我》《影星和我》，这展示出我在题材上的多方面尝试。但我写得最多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底层市民、农民工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内心世界，

长篇小说里不消说了，像中篇小说《泼妇鸡丁》，短篇小说《护城河边的灰姑娘》，还有小小说中大量的篇什，都是如此。我希望《文粹》中从自己“小说树”上摘取的果实排列起来，能够形成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

我的写作是“种四棵树”。除了“小说树”，还有“散文随笔树”“《红楼梦》研究树”和“建筑评论树”。《文粹》的第17卷至21卷是“《红楼梦》研究树”的成果。虽然这些文章此前都出过书，但是这次在收进《文粹》时又经过一番修订，吸收了若干善意批评者的合理意见，尽量使自己的立论更加严谨。第22卷《从〈金瓶梅〉说开去》是新编的，其中收入了我研究《金瓶梅》的若干成果，可供参考。这也是我的一本文史类随笔。第23卷收入我两部自己珍爱的散文作品《献给命运的紫罗兰》《私人照相簿》。第24卷《命中相遇》收入的散文，记录的是我生命中难以忘怀的岁月、事件和人物。第25卷《心里难过》则收入的是与自己生命成长相关的散文，其作为卷名的一篇曾经人录为配乐朗诵放到网上，广为流传，也获得不少点赞，我也很高兴自己的文字不仅能以纸制品流传，也能数码化后云存在，从而拥有更多的受众。

第26卷则把我此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以及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材质之美》合并在一起，还搜集了那以后散发的

建筑评论。我的建筑评论从建筑美学、城市规划、对具体建筑的评论……一直延伸到建筑材料、施工，以至家居装修装饰等领域，展示出我“建筑评论树”上果实满枝，蔚成大观。

购买这套《文粹》的人士，不仅可以阅读到我“四棵樹”上的文字，还可以看到我历年来的画作，以水彩画为主，也有别的品种。春风催花，夏阳暖果，不以秋叶飘落为悲，不以冬雪压枝为苦，在生命四季的轮回中，我感觉自己创造的风帆还在鼓胀，《文粹》只是总结而非终结，祝福自己在命运之河中继续航行，感谢所有善待我的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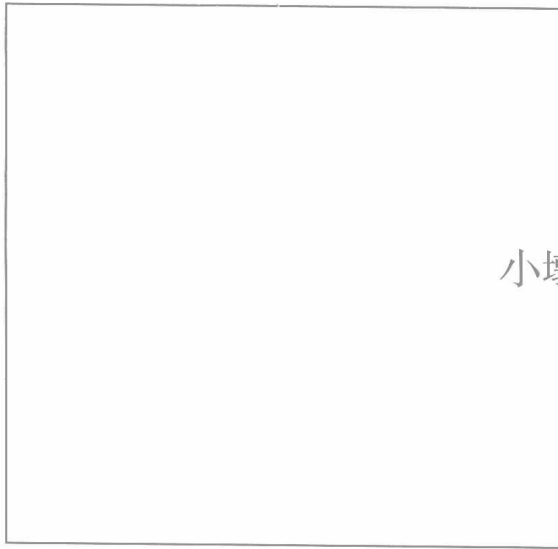


2015年4月23日 温榆斋

目录

CONTENTS

小墩子	001
5·19长镜头	051
公共汽车咏叹调	073
王府井万花筒	103
九龙壁	145
五龙亭	185
仙人承露盘	223
附录 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	267



小墩子

姓闻的那家住在里院东屋。屋外有两株洋槐。两株洋槐的树干下面挨得挺近，往上长，就一个东倒，一个西歪。入夏成为两把碧绿的大伞，还挂满一串又一串奶白的洋槐花，香气飘进屋，也溢满全院。

那一年那一天，风过树动，枝上落下白蛾般的花瓣。闻家女主人从院外回来，推门进了屋，一眼瞧见五斗橱最上头一层靠西的抽屉不对劲儿，居然没来由地往里缩了那么一箍节，露出抽屉框没上漆的木头原色。闻家女主人到院外胡同口接了一个传呼电话，传唤的大妈在院里呼得很急，她没锁门，就一路小跑着去了。以往也有类似情况，回到家里从未感到过异常，这天却不能不疑惑起来。

她忙去拉开那退缩得反常的抽屉，那抽屉是专用来放零钱的，也就是放毛票和钢镚儿的。抽屉刚一露出来，她的一双眼睛便又不由得一抖。不对头，明显不对头！闻家只有小小的一间屋，就那么几样家具；闻家夫妇都是机关干部，每月就那么点工资；闻家五斗橱最上头那个放零钱的抽屉里的毛票和钢镚儿虽说最富于变化，但女主人对它们的把握却总是精确度很高——于是她飞快地做出了判断：抽屉里少了四毛钱，四张八成新的一角钱票子。

便回想起刚才从外头返回院里时，迎面遇到过小墩子。小墩子家就住在一进院门的地方，她往里院逛去本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她同自己擦肩而过时那脸色那眼神与往常大有不同，通红的脸蛋或许还可以解释为血气过旺，那忍不住往斜里酸的眼珠子，算是怎么一回事儿？

闻家女主人那一年那一天站在五斗橱前足足思忖了一刻来钟。她做出了一

个决定。这个决定是相当冒险的。一年多以前院里曾有一家人同小墩子家发生了纠纷，明明是小墩子家理亏，她家却全体出动，这个跳脚骂，那个叉腰嚷，又泼又凶，无人敢劝。占理的人家没争到理，后半夜还有砖头块砸碎了玻璃窗，惊醒后拉灯披衣开门追出去，哪里还有人影儿？天亮以后也不敢再找到小墩子家问，几个月后赶紧换房搬走。

但那一年那一天那一刻，闻家女主人心里头却把四角钱看作是一笔不算小的财产，并且把那样的失去那笔财产看作是一桩非同小可的事情。她决意挽回，并且有信心弥补。

闻家女主人拿口钢精锅装些米，坐到洋槐树下的小竹椅上，仔仔细细地拣起米里的稗子和砂粒来。其实她手指头的仔细是半真半假，一双眼睛时不时瞟向公用自来水管，那才是真正用心所在。

那一年那一天北京的大杂院里已经盖起了许多的小厨房。说是小厨房，其实有的已不仅是厨房而分明是住房。这样，院子的空旷部分就越变越小，最后全成了些短径弯道。闻家女主人家门口亏得有两株洋槐树，算是留下了一个难得的方形空地。但坐在小竹椅上，朝公用自来水管那里望去，却犹如从喇叭嘴这头，朝喇叭口那头窥视，视野十分的狭窄。

视野虽狭窄，她却有信心捕捉到小墩子的身影。因为她知道每到傍晚此刻，小墩子必会提着家里的铁桶去公用自来水管那儿接水。

果然！小墩子出现了。小墩子显然是想躲避来自她这个方向的视线，因此似乎在尽量紧缩自己的身体。但既称墩子，可见也难缩成麻秆，那拱出的臀部尤其具有贩卖性质。因此，刚一闪露，闻家女主人便轻快地走拢过去，借助自来水砸在铁桶底儿上的声响掩护，凑拢小墩子的耳边说——

“小墩子！来！大姐有几句话跟你说！”

她把水龙头拧上，桶并没有满。但小墩子竟弃桶于不顾，随着她到了她家屋里。

至今回忆起来，闻家女主人还参不透，小墩子怎么会一点儿没有耍赖，没有申辩，没有撒泼……她竟直挺挺站在闻家女主人面前，两只手的指头钩在一起，双眼只盯着自己脚面。

小墩子大概 14 岁的样子，她头发浓密，发丝粗硬，黑而油腻，乱蓬蓬地堆在头上，到耳边才潦潦草草地编成了两条短辫；她脸庞圆乎乎胖嘟嘟的，皮肤黄黑，但鼓起的脸蛋上却有着两团艳艳的红晕；她没有洗干净自己的习惯，耳后和脖子黑糊糊的，一双粗大的手更是积垢成痂，她的脸颊靠近下巴的地方有明显的癣痕；她的眉毛挺浓，一双眼睛却细长无神，总像没睡醒似的；她的嘴唇厚而丰满，仿佛一磕一碰便会喷出血来……其时她穿着一条明显从姐姐乃至母亲那儿继承来的蓝布长裤，显出肥大，但她穿的旧衬衣却分明是她自己的，多次缩水后已是十分勉强地箍在她丰硕的躯体上，令人惊诧或者厌恶地觉察到她胸部的早熟……

“小墩子！我去接传呼电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进过我家？……”

“你是不是开过我家柜子上的抽屉？……”

也许是因为用了十分和缓的口气，面带着十分和善的表情，小墩子只是站着，垂着胳膊，叉着双手手指，紧抿着嘴唇，并没有反抗性的反应……

闻家女主人便越发柔声细气地说：“小墩子，头一回吧？这可不好，多丢人啊！可你还小，我看你心里头也在后悔，我不跟别人说，就是跟我那口子，也不说……小墩子，这种事情，可不能再有一回啊，人活在世上，可不能有那个不劳而获的心，人穷不能志短哪！钱，得靠自己老老实实地挣啊！……”

小墩子并不点头，但额头上、鬓角边沁出了一串串、一片片细小的汗珠，她眼睛不再光盯着脚面，偶尔也抬起来睨闻家女主人一眼。她的这种反应，已令闻家女主人十分地欣慰。

语气便变得更加蔼然了：“小墩子！你缺钱用，想买个什么，跟家里要不来，你尽管跟大姐说，大姐多了帮不起，三毛五毛的没问题，就是三块五块，实在你需要，也不是不能帮你想办法……”

小墩子的眼里滴出了眼泪，是猛然滴出来的，令闻家女主人吃了一惊。更让人吃惊的是她并没有“泪落连珠子”，她滴出的眼泪绝不成行，能点出数来，大概左右眼加起来也不过是五六粒，那眼泪大而圆，一下子落到颧骨上，不再往下流，挂在那儿，不一会儿便干了。

闻家女主人更软了，说：“小墩子！我找你来，不是为了问你要回那四

毛钱，我是为了你好，提醒你，让你别就这么滑下去……”

小墩子突然弯下腰，用右手去掏，右脚便欠起脚跟，让右手手指好把藏在右脚那只布鞋里的钱抠出来，那四毛钱她已经折成了扁长的一条，黑糊糊的。小墩子把掏出的钱递还给闻家女主人，用一反常态的蚊子样的声音说：“……我错了，我再也不了……”

闻家女主人有点犹豫，但最后还是忍住恶心把那从鞋里掏出来的钱接了过去。

“……您别跟人说，我再也不了……”

闻家女主人便使劲点头，“我跟谁也不说，这事只当它没有……”

前院忽然传来小墩子她妈锐利的叫骂声：“小墩子！你死哪儿去了！水桶就他妈这么撂着，让人顺走都他妈别吃饭了！……”

小墩子便转身走了出去。

晚上，闻家男的回来了，刚进屋，闻家女主人便一五一十把发生过的事讲给了他听。

那个院子离胡同口不远。至今那个院子的外观内景变化不大。多少多少年前那个院子是一户阔人家的宅邸，但老早老早也就成为杂院了。原来的大宅门砌死了，宅门的门洞也成了一间屋子，住进了人，在原来门洞边的墙上另开了一个院门，供人们出入。那间门洞屋，便是小墩子出生的地方。

当然不仅仅是小墩子出生的地方。她还有仨姐姐俩哥哥，都出生在那个门洞里。在那门洞里住得最久的，是她的奶奶。

胡同里的人们都把小墩子的奶奶叫作祖奶奶。实在她也够得上这条胡同里辈分最高的人。她生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那一年。

闻家夫妇新婚后住了好一阵办公室，后来好不容易分到了这个院里的一间东房。他俩头一回来看房子时，刚走近院门，劈头便看见了祖奶奶，不禁面面相觑。

祖奶奶第一回呈现于他们面前，竟是那样坦然地、安详地赤裸着上身！当然那一年那一夏似乎格外地炎热，那一天尤甚，闻家夫妇沿路便看见了无数赤